

百老匯音樂劇《朱古力獎門人》11月首來香港

# 沉浸式魔法劇場 邀觀眾一同做夢

「若你忘記做夢是什麼感覺，那就來看音樂劇吧。」伴隨奪目的視覺效果、魔術幻象、原創歌曲、富有科技感又沉浸感十足的全新舞台呈現，百老匯人氣音樂劇《朱古力獎門人》將於11月4日起首度登陸香港，將栩栩如生的朱古力瀑布、會挑選堅果的松鼠，以及頑皮淘氣的隆巴小矮人等一幕幕電影經典和原汁原味的故事元素一併帶到香港，帶領觀眾進入朱古力工廠，開啟一場冒險之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這部百老匯音樂劇改編自Roald Dahl暢銷經典小說《查理與朱古力工廠》，且曾多次被改編為電影，深厚的文本和觀眾基礎，令到該部音樂劇的呈現備受期待。主創團隊日前訪港舉辦傳媒見面會，並邀得音樂劇主演及創作團隊與觀眾近距離互動，其中音樂劇演員 Daniel Plimpton（飾演威利·旺卡）與童星 Oliver Wong（飾演查理·畢奇）同台獻唱經典名曲，一度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為11月的香港正式演出做出預熱。

## 兩位主演帶來全新驚喜

音樂劇《朱古力獎門人》於2017年在美国百老匯首演，尤以絢麗奪目的視覺效果與舞台設計為觀眾喜愛，劇中不僅保留1971年原版電影中的多首經典金曲，包括《Pure Imagination》《The Candy Man》及《I've Got a Golden Ticket》，更加入由格林美獎及東尼獎得主Marc Shaiman與Scott Wittman創作的全新原創歌曲，使音樂與劇情緊密結合。是次音樂劇更結合拉斯維加斯魔術與幻術大師Tim Clothier的創意設計，將通過舞台調度和魔術等手法給觀眾以巨大驚喜。

當然，作為《朱古力獎門人》故事的靈魂人物，兩位主演是矚目核心。是次香港站的演出陣容強大，除了由Daniel Plimpton 飾演威利·旺卡、Oliver Wong 飾演查理·畢奇外，一眾資深百老匯演員亦將同台獻藝。兩位主演在接受採訪時難掩對於此次香港演出的期待，談到出演角色遇到的最大挑戰，Daniel坦言：「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角色，我致力於把他變成我自己的版本。而且每晚演出需要投入巨大的能量，這對我來說是最好的挑戰，它也鼓勵我每天晚上都以最完美的狀態呈現。」年僅10歲的音樂劇演員Oliver首次參加巡迴演出，無論在表演還是互動方面都展示出孩童特有的天真和自然魅力，他說：「查理·畢奇有很多有趣的歌曲，但當中不少都頗具難度，所以最大的挑戰就是學習如何唱好這些歌。」

為了香港站的演出，兩位演員都做了密集的訓練和準備，Daniel Plimpton說：「我希望觀眾能夠真正地受到故事的啟發，並對音樂劇呈現的魔術效果感到驚嘆。」Oliver Wong則從孩子的角度表達了他的感受：「我覺得觀眾們離開劇院時能學到一些



●《朱古力獎門人》充滿奇幻色彩。

主辦方供圖



●《朱古力獎門人》布景充滿童話色彩。

主辦方供圖



●《朱古力獎門人》將帶來多首人氣歌曲。

主辦方供圖

中。所以我認為每場演出、每次情感的體驗都會非常不同。這也是這次演出中香港觀眾可以期待的。」

是次香港站的演員陣容既有國際演員也有本地演員，在排練過程中亦充滿火花。Drew Cipollone 形容在排演過程中，演員們幾乎每天都會帶來新的驚喜，尤其是 Oliver Wong，「每一天我都愛上他，監製和創意人員都愛上他，因為他散發著純真，他本人就是查理·畢奇。」他補充說，「這也是東尼獎得主、導演 Jack O'Brien 的願景：在這部作品中，只有查理·畢奇是真正的小男孩，其他金獎券得主都是十幾廿歲的年輕人。因為他想要讓你在我們的查理·畢奇身上看到那種青春的純真精神，並在劇中蔓延，這確實奏效，太神奇了。你能看到十歲左右的小男孩對世界的熱情，與其他更成熟的角色之間的區別。」

## 音樂劇重燃「live」的魅力

作為經久不衰的經典故事，《朱古力獎門人》是很多孩子的童年回憶，此時再度以音樂劇上演，有怎樣不同的意義？百老匯國際集團與百老匯亞洲監製兼主席 Simone Genatt 指出，身處科技時代，幾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手機和電腦裏，「現在的年輕人都是科技時代的孩子，因此音樂劇和現場戲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因為它是一個讓人們鏈接、聚會和分享共同主題的地方。」Simone 說，「在劇院中，能清楚地看到年輕人的喜悅，他們在座位上跳躍，他們去看現場樂隊，他們感受到身處那個空間的興奮。我認為這對年輕人來說非常重要。而且，這部劇以非常獨特和創新的方式擁抱科技，當百老匯音樂劇被恰當執導和設計時，一切都是流暢、不斷移動的。在這之上，我們疊加了屬於這個時代的全新科技。」

豐富的故事和舞台科技的加持，再加上百老匯演員的專業演繹，可以想見，在11月正式上演時，會有不少香港家庭齊齊走進劇院觀看，當大幕拉開，這種美好的記憶或許會永遠地留存在孩子的記憶之中。Drew Cipollone 透露音樂劇第二幕的結尾尤其值得關注，「那是一首大型百老匯樂曲，充滿魔法和幻覺，觀眾會完全沉浸其中，永遠記住那種在你內心和周圍人身上的能量。」



●Daniel Plimpton（飾演威利·旺卡）與童星 Oliver Wong（飾演查理·畢奇）老友鬼鬼。

記者陳藝 攝

## 百老匯國際集團盼打造「香港製造」劇目

百老匯國際集團將《朱古力獎門人》帶到過全球多個城市，是次將首次來到香港，被認為是亞洲的重要一站，Simone Genatt 表示：「香港是一個非常出色的音樂劇市場，這裏的觀眾熱愛音樂劇。香港觀眾非常投入、活躍，對音樂劇充滿熱情。」

Simone 解釋說，是次音樂劇《朱古力獎門人》不同於電影和書本，而是一個完全沉浸式的製作，各種舞台元素將觀眾包圍，觀眾不會再只是看着舞台，而是真正置身於威利·旺卡的朱古

力工廠世界：「無論你年輕還是年長，來觀看這部音樂劇吧，因為它會提醒你做一個孩子是什麼感覺、做夢是什麼感覺。如果你年紀大了、已經忘記了，來看吧，因為它會提醒你這一切，看到『查理與朱古力工廠』中的所有奇跡與魔法。」她續說，「你不能錯過這部音樂劇，因為它的每一個元素都令人驚嘆。無論你處於什麼年齡，你都會在這部音樂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關於你的人生軌跡，無論你是孩子、父母還是祖父母，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生命中的夢想，回憶起自己是

如何走到今天的，而且這部劇節奏明快、充滿樂趣。」

Simone Genatt 續表示，百老匯國際一直推動音樂劇的全球旅行，未來也會嘗試與香港本地劇團以及學校開展更深度合作，她認為，音樂劇的未來正在於觀眾。「我們一定會與社區互動、擁抱整個社區，因為我們的未來在於觀眾，我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就是觀眾本身。」她透露，「關於《朱古力獎門人》，我們非常重視走進本地學校，舉辦舞蹈課程和大師工作坊。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在思考與本地藝術家和本地團隊共同創作劇目，討論創作一些全新的『香港製造』劇目，並從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



●Simone Genatt（右）與Drew Cipollone接受訪問。

記者陳藝 攝

## 《鏡：KAGAMI》科技與人性的結合

當偉大的藝術家離開我們，我們總會嘆息無法再看到他們的演出或者新作品。但在科技急速發展的21世紀，故人再現已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早前香港藝術節「賽馬會創藝科媒系列」帶來的《鏡：KAGAMI》，正是這個希望的回響。

坂本龍一於2023年離世，全球樂迷至今仍難以真正接受這位當代音樂大師的離去，希望能再一次在現場看見坂本的演奏，《鏡：KAGAMI》便是一次藉科技讓觀眾重溫大師演出的機會。這不是一般的紀錄影像，也不是單純的AR展示，而是一場以混合實境（MR）重塑的鋼琴獨奏會——一場跨越時間、跨越肉身限制的告別式，一次讓觀眾靜靜凝望藝術家靈魂的機會。

這次演出被安排在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內舉行，主辦機構利用了空間的靈活性，將大盒一分為二。觀眾入場時會先到展覽區，欣賞一個關於坂本龍一的展覽。當中有他不同時期的照片，是一次讓觀眾重溫藝術家生平點滴的機會。

然後，觀眾進入演區，圍坐成一個圓，有點像坐在音樂廳內。當戴上AR裝置，燈光一暗的瞬間，坂本龍一與他的鋼琴便在眼前緩緩浮現。不是投影，也不是虛擬替身，而是透過動態捕捉與空間模擬技術，將坂本生命最後階段的演奏姿態完整捕捉下來。

觀看時觀眾可以自由走動，或遠看他與打在牆上的投影，或近看他的演奏，觀察他指尖的力度、呼吸的節奏、專注的神情。那種距離之近，雖然明知他已不在，卻好像近在眼前，栩栩如生，彷彿觸手可及。那種感覺真的很奇妙，令人動容。

《鏡：KAGAMI》由美國混合實境團隊「鐵皮鼓」與坂本龍一共同完成。坂本在生命最後的日子仍願意投入大量時間拍攝、捕捉、調整，這份對藝術的執著令人敬佩。雖然科技日新月異，2023年的技術在今天看來已經略嫌粗糙，但這並不影響作品的力量。因為真正打動人的，不是技

術，而是一位藝術家在生命盡頭仍堅持探索的勇氣。而且，在光影與旋律之間，你會突然意識到：這不是重現，而是延續。不是模仿，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在場」。

演出中收錄十首坂本的代表作，包括《能量流》、《戰場上的快樂聖誕》、《末代皇帝溥儀》，以及從未公開演奏過、過世的電影導演貝托魯奇創作的《BB》等。每一首都像一面鏡子，映照著坂本不同時期的創作，也映照著觀眾自身的記憶。

以往藝術家離世後，我們只能透過錄音、錄影回望他們的身影。但《鏡：KAGAMI》展示了另一種可能——科技不必是冰冷的，它可以成為承載情感的容器，讓逝去的人以新的方式再次與我們相遇。坂本龍一的音樂魅力永恆不朽，而這場混合實境演出，讓他的精神以另一



●《鏡：KAGAMI》中，觀眾如同以近距離觀賞坂本龍一演奏。

相片：鐵皮鼓 香港藝術節提供

種形式繼續流動。

《鏡：KAGAMI》不是單純的科技展示，也不是單純的音樂會。它的可貴不在於科技有多進步、音樂演奏的水平如何，而是像是一場藝術家與觀眾靜靜的對話，一次凝望與告別。觀眾可以從科技的角度去批評其優劣，但我覺得那不是重點。《鏡：KAGAMI》的出現與存在，其實是希望讓我們知道，即使藝術家肉身離開，其精神及藝術本身仍然可以在場。

●文：駱雅